

## 母亲的香椿鱼

□崔忠华

“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荠菜花”，辛弃疾笔下的乡野春景，总让我想起家乡的四月天。当柳絮轻飏如雪时，老宅院里的香椿树便抽出了紫红的新芽，母亲贴着脚采撷椿芽的身影，在暮色里剪成一帧泛黄的窗花。

那时的炸香椿鱼须用头茬芽，头茬芽浓缩了最纯的香味和春色。母亲站立在土灶前，在青瓷碗里磕两个黄亮的土鸡蛋，和着新磨的玉米面，再加入少许用擀面杖碾碎的青粗盐，调成金浆。将两三个寸许长的香椿芽放在一起，蘸取金浆，放入油锅中。油锅是极讲究的，必须是邻村油坊现榨的棉籽油，在铁锅里咕嘟着细密的油花。裹了面糊的椿芽入油时，总能听见“咻啦”一声欢唱，仿佛春水漫过冰凌。芽茎儿在热油里变成敦厚的鱼头，舌尖儿舒展成轻薄的鱼尾，浮沉间蜕变成一条条金黄的锦鲤。

最难忘是暮春微雨的清晨。檐角垂着银线，土灶腾起白雾，母亲总把第一锅香椿鱼盛在粗陶盘里，撒几粒热锅干燥的小葱香籽，拍几棵刚刚拔出的野

蒜，便端上八仙桌。咬破酥脆的外壳，椿芽的异香混着小葱香清气、野蒜的味道在齿间迸溅，恍若嚼透了整个春天。父亲常就着香椿鱼抿一口地瓜烧说，这香椿鱼是“青龙过江”“锦鲤跃门”，谁吃了必定学有所成，高中状元。我们兄妹便争着把香椿鱼往对方碗里夹，欢快将笑声揉进蒸腾的热气里。

后来读到袁枚写椿芽“其味隽永，如读陶诗”，方才懂得母亲的手艺竟暗合古意。她总说炸香椿鱼要“七分火候三分心”，面糊稀了裹不住春色，稠了又掩了本真。最妙是起锅前那簇野蒜花，非得用刀背拍出汁水，星星点点缀在“鱼身”上，倒像给金甲镶了翠玉。这般讲究，原是把对时令的敬畏都揉进了吃食里。

如今母亲已去世多年，去年清明回乡扫墓，见老宅的香椿树已高过屋脊。试着照母亲的法子炸了一盘，油温总难把握，要么焦黑如炭，要么软塌似泥。这才惊觉，那些在炊烟中消逝的晨昏里，母亲炸的何止是香椿鱼？分明是把槐花的甜、麦苗的翠，还有平原上流转的四季，都悄悄封存在了金黄的琥珀里。

“人间有味是清欢”，东坡先生诚不我欺。如今超市虽常年有椿芽卖，可温室催生的嫩叶总少了三分野气。有时午夜梦回，恍惚又见母亲立在油锅前，白发映着灶火，用漏勺打捞着沉浮的春光。那些随油烟散去的旧时光，竟比香椿鱼更酥脆，轻轻一碰，便簌簌落满记忆的瓷盘。

母亲的味道，也在这记忆中更加香醇，咀嚼让人难以忘怀的乡情、亲情和母爱……

## 带着母亲逛麦田

□寇俊杰

星期天，母亲站在阳台上，看着窗外的桐树说：“桐树花快要开了，麦子也不知道长得怎么样了？”我漠然地说：“管它长什么样呢？反正咱不种地二十多年了。”“唉——”母亲长长叹了一口气，像是自言自语地说，“要是在老家，要是还种着地，现在麦子恐怕都没膝高了吧？”母亲说这话的语气很低落，不知道她是在问我，还是在问自己。

母亲快九十岁了，自从二十多年前父亲去世，我们弟兄三个就把她接到城里，原来她种的地一直让别人种着。前些年母亲身体好，老家亲戚有婚丧嫁娶等事情，我们还带她回去，每次她都不忘到自家地里看看。近几年，这样的事少了，母亲也老了，我们就很少回去了。

看着母亲默默地走进卧室，我内心忽然受到了触痛：母亲种了几十年的麦子，那是她最熟悉的老朋友啊！离老家远，但我何不带母亲到郊区的麦田逛逛呢？我给母亲说了想法，她眼前一亮说：“那好啊——不耽误你工作吧？”我猜到了母亲的心思，高兴地说：“正好今天没事，天气也不错，我们说去就去！”母亲赶紧换了衣服，真的像是走亲戚看朋友一样，上下换了一遍，跟我下了楼。

风和日丽的春天，我开着车很快到了郊区的麦田。母亲下了车，顿时

精神焕发，像是年轻了许多，也不让我扶，大步走在田间的的小路上。小路不平，我赶紧跟在她后面。路两边的麦子绿油油的，长得比我们想象的高，有的还露出了小小的麦穗，绿莹莹的，可爱极了。母亲弯下腰，用手轻抚着麦穗，像是给麦子打招呼，她这里看看，那里摸摸，嘴里不停地说：“不错不错，今年的麦子长得真不错，一定会有个好收成！”她的脸上露出了难得的笑容，甚至还情不自禁地凑到麦穗上，深深吸一口气，好像沉浸在了麦子的香味中。

看到母亲快乐得像个小孩子，一种莫名的酸痛涌上我的心头。母亲靠种地养活了我们六个儿女，她在麦田里流下的汗水太多太多，在她看来，麦苗是最有灵性、最有情感的，比所有的亲戚都亲密，比所有的朋友都熟悉，离开它们久了自然会非常想念，但这么多年来，她看我工作忙，却把这种想念压在心底，从未提及来看望，而我们这些麦子的受益者，对麦子又有这么多感恩之情呢？对母亲的心思又能了解多少呢？

看着春风里母亲凌乱的白发，还有她脸上洋溢着满足的笑容，我暗下决心：今后，我一定挤时间常带母亲到地里走走，逛逛麦田，看看玉米，让她有生之年，好好再跟土地亲近亲近，同时，也抚慰一下我们对母亲、对土地的愧疚之情……

## 雨来就看雨

□何愿斌

春天的时光快，繁花像赶春晚演出似的，露出一露脸就不见了。梅花谢时，白玉兰登场，红叶李紧跟着挂满一树星星雪。仲春三月，趁着双休，我陪同母亲去看桃花。

母亲儿时生活在山里，她对桃花情有独钟。在我看来，桃花和菜花一样，都不是什么名贵花木，它太过于平凡了，而且还有俗艳之称。可是，母亲不在乎，她说：“桃花可以挂果，桃子可好吃呢！”母亲回忆起她的童年往事，艰苦年代，野桃填饱过很多人的肚子。

天公不作美，抵达桃园时，下起雨了。在我的家乡，春天雨水充沛，许多花是在雨中盛开、雨中凋谢的，比如杏花、梨花、含笑，等到天晴再去观看时，常常已是空枝零落、落花成泥。“花开堪摘直须摘，莫待无花空折枝。”唐诗三百篇的最后一首，便是提醒人们惜时惜花的。

我建议母亲换一个场地，可以去城里的公园。公园里，兰花幽香，紫荆披红，海棠垂丝。母亲并没有听我的，她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风来就听风，雨来就看雨。”母亲八十岁了，她虽然不识字，却自我儿时起，就会说出一些让我醍醐灌顶的话语。我寻思着母亲的话，忽

然觉得，眼前雨正是春天送给我们的礼物。

桃花满园，像仙人抛落的粉色霓裳。桃花和玉兰、梅花不同，它是花叶并举的，红花背后，有绿叶扶持。雨丝飘洒，雨珠滴落，喝着春雨的桃花愈发显得娇艳。我先前不曾料想，桃花带雨看，居然别有一番风情。打着雨伞，与桃花合影，桃花楚楚，似在挽留。

春天的雨说停就停了，不一会，云散日出，阳光撒在桃花上，花瓣莹莹，仿佛美人正对镜梳妆。一只潜伏的蜜蜂迫不及待攀住桃花，就着雨露吮吮起来。桃园里的母亲快乐得像个孩子，她的欢颜和桃花一样美丽。

雨后的园中苜蓿、豌豆苗也是美的，佩戴着晶莹雨珠，晃动明眸皓齿。我将镜头对准一张蛛网，它同样闪烁着春天的光芒。雨润万物生，春雨是恩赐，也是教诲：一年之计在于春，面对色彩斑斓的季节盛宴，人心容易滋生躁动和焦虑，担心错失机缘，慨叹光阴流转，如果能够保持一种澹泊的心境，我们的心田就会始终葳蕤一片。

雨来就看雨，牵着母亲的手，走在春天的大地上，雨滴里种下小小的太阳，饱含着泥土的芬芳。

春和景明，人间芳菲的四月，我来到了被列入首批中国传统村落——黄山区岭下村。

岭下村原名“琳下苏村”，有上千年历史，系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的苏辙后代苏显荣拓荒而建。村子三面环山，南面临水，好像一把天然圈椅。一条名叫“松川溪”的小河蜿蜒穿村而过，村旁的河堤用花岗岩人工驳岸。一座古桥，将村东和村西连接起来，村东有一条通往青阳县泥田岭的石板古道。村中古宅依次而建，错落有致。古宅、古河、古道、古桥相映成趣，似一幅小桥流水人家的水墨山水画。

村子小河旁的广场上竖立了一尊雕像，底座写着“苏雪林”三个字。沿着雕像往前走约200米，便是“海宁学舍”。海宁学舍曾是苏雪林读书的地方，是一栋两层砖木结构的小楼，依山傍水，临溪而建，雕花格子窗，精巧雅致。海宁学舍是苏雪林祖父苏文开先生所建，供族人读书，因苏文开曾任浙江海宁知府，故将这个读书场所命名为“海宁学舍”，如今已被列入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走进海宁学舍，便能看到一幅苏雪林手书墨迹“太平湖山水美”，落款是1998年5月。二楼陈列了苏雪林的作品和照片等，如今海宁学舍被辟为“苏雪林文学馆”，供游人参观。

苏雪林本名苏梅，雪林是她的“字”。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冰心、丁玲、冯沅君、凌叔华、苏雪林并称“五大女作家”。1931年至1949年，苏雪林曾在武汉大学执教18年，与袁昌英、凌叔华誉为“珞珈三杰”。新中国成立前夕，先到香港，再到法国二度求学，后去了台湾，长期执教于台湾国立成功大学，1972年退休。1999年4月21日病逝于台湾成大医院，享年102岁，同年8月21日归葬岭下村凤形山母亲坟旁。



母子同乐

谢成龙 摄

## 母亲，这个名字（外一首）

□胡巨勇

牵痛我柔肠的，正是母亲，这个名字她站立在故乡的村口目送着我永远守望

记忆拂动，激情于心弦飞翔  
流浪中的伤痛  
正沿着一条坎坷的土路  
被一种亲情所裹藏

一个名字，总让我牵肠挂肚在远方  
一个名字，总使我乡愁一夜长千丈  
在望断天涯来路上

## 春日吟下怀苏梅

□陈邦元

苏雪林一生兼有作家、教授、学者、画家等多重身份，涉猎散文、小说、诗词、戏剧、古典文论、时评等多个领域，中年之后，醉心于学术研究，尤其是“屈赋研究”自成一家，影响较大。有的学者撰文，苏雪林对清代词人纳兰性德倾注了热情，纳兰性德的初恋爱情故事就是她经过考证后扒出来的。

苏雪林文学作品中，我最爱的是《绿天》，文字清新隽秀，笔端下的每一个字都呼之欲出。苏雪林笔下，闲荡的白云有了生气，悠悠的红叶甚是活泼，清风多情吻遍世界，绿草如茵遍布神州……如她对云的描写：“天空里闲荡的白云，结着伴儿在树梢头游来游去，树儿伸出带瘰的突兀的瘦臂，向空奋拳，似乎想攫住它们，云儿却也乖巧，只不即不离地在树顶上游行，不和它的指端相触；这样撩拨得树儿更加愤怒，臂伸得更长，好像要把青天抓破！”再如她对秋天的描写：“乌柏都欣然换上胭脂似的红衫，预备嫁给秋光，让诗人们欣赏和嫉妒”。写得多么逼真多么美。难怪文艺评论家阿英（钱杏邨）说：“苏雪林的散文独具魅力，自成一家，在她的著作里，对自然的描写最多，成就也特别高。”

杨绛先生曾在《回忆我的父亲》一文中讲了一个故事，她的母亲枕边放了一本绿漪著的《绿天》（绿漪是苏雪林的笔名），一次她看了几页后说：“这个人也学着苏梅的调儿。”杨绛说“她就是苏梅呀！”可见苏雪林的作品在当时还是很有影响的。

纵观苏雪林的一生，有两件事可能是遗憾的，一是她的婚姻，另一是她笔伐鲁迅。对于婚姻，晚年的苏雪林也深感对不起外子张宝龄；笔伐鲁迅遭人诟病，也是她的作品在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淡出人们视野的重要原因。

苏雪林自视新女性，崇尚爱情，追求爱情，最终还是嫁给了父母包办的夫君张宝龄，苏雪林曾写道：“我是只

蝴蝶，恋爱应该是我全部的生命，偏偏我在这个上仅余一贫空白。”其实张宝龄是一个好人，家境殷实，曾留学美国，很有才华。他将自己的爱巢设计成船形，很有新意。与苏雪林结婚后，张宝龄对苏雪林的母亲极尽孝顺，端茶倒水。苏雪林曾无意中道：“夫妻间讲家乡话，显得有情调。”张宝龄花了一个多月时间学会了苏雪林家乡话，二人婚后也有一段甜蜜的时光。可惜好景不长，伴随着苏母的离世，两人性格上的矛盾不断凸显。当张宝龄患肠胃病，希望苏雪林煲一碗汤给他喝，苏雪林将父母办婚姻的不满狂泄而出：“我不是家庭主妇。”苏雪林将自己的工资交给姐姐，也不交张宝龄，夫妻二人形同路人。34年婚姻，除婚后一年相对和睦外，大多分居两地，即使短暂重逢，两人也是同餐不同寝，一生无儿无女。以至张宝龄1961年去世的消息，苏雪林半年后才得知，张宝龄至死也没有喝上苏雪林给他做的一碗汤。晚年苏雪林在她自传里写道：“我对不起他，没有照顾好他。”

鲁迅比苏雪林年长16岁，当苏雪林在文坛崭露头角时，鲁迅已是文坛大咖。鲁迅在世时，苏雪林对鲁迅极尽尊崇，她的《绿天》出版后，曾赠书鲁迅，请求指正。1934年苏雪林撰写了《阿Q正传及鲁迅的创作艺术》一文，对鲁迅还是满满的崇拜。可鲁迅先生去世不久，苏雪林就对鲁迅口诛笔伐。

胡适是苏雪林终身尊崇的偶像，她曾写信给胡适，并附上她写的《与蔡子民先生论鲁迅书》。胡适回信批评了她，胡适说：“我以为不必攻击其私人行为”“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

知其恶，恶而知其美，主是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但苏雪林不顾恩师的规劝，坚持反鲁立场不变。为何苏雪林对鲁迅生前死后来了一个180度大转弯呢？苏雪林自己解释是她看不惯鲁迅对杨荫榆女士（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女大学校长）的攻击。可苏雪林的研究者研究发现，是因为鲁迅先生有一次冷漠了她而记恨终身。

1928年7月7日中午，上海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组了一个饭局，设宴招待在北新书局出过书的作者，有鲁迅、林语堂、郁达夫等，也邀请了文坛晚辈苏雪林。当李小峰给大家介绍到苏雪林时，其他老师都站起来跟她握手打招呼，可鲁迅先生既没有和苏雪林握手，也没有起身，只是微微点了一下头。心高气傲的苏雪林认为这是鲁迅先生故意冷落她，所以记恨在心。如若是为了这件事，苏雪林终身反鲁，说明她的心胸的确过于狭隘了，毕竟鲁迅先生是现代中国文学史上绕不开的人物，他的成就世人皆知，正如余秋雨所言：“现代作家中，真正懂文脉的也是鲁迅。”

塞万提斯曾说：“每个人的命运都是由自己的性格决定的。”这句话在苏雪林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她笔下的自然万物充满灵性，而自身的婚姻与论争却屡陷困局，这份矛盾皆根植于其执拗的性情。然而，时光长河冲刷了所有争执与遗憾，一切终归尘土，一切亦归于山水。当传奇落幕，唯有春日岭下的松川溪水依旧潺潺，流过“海宁学舍”的窗扉，仿佛仍在轻声传诵着那个属于苏梅的、复杂而辉煌的故事。



## 做母亲的“捧哏”

□林金石

俗话说，人生如戏，每个人都在扮演着不同的角色。然而，在我的生活中，母亲一直都在扮演着主角，我则扮演着她的“捧哏”。

清晨，当第一缕阳光透过窗帘的缝隙，洒下斑驳的光影时，母亲早已在厨房里忙碌开来了，在锅碗瓢盆的交响中，我悄悄走到厨房，或为她递上一杯温热的毛巾，或为她打下手。此时，母亲也总会笑容满面，那笑容里藏着的是对清晨小惊喜的满足。我看着她熟练地搅动着锅里的粥，蒸汽氤氲着整个厨房，她的面容显得格外柔和：“这粥浓稠度应该合适了吧？”看着母亲忙碌得额上微微渗出了汗珠，我不禁由衷地夸赞道：“妈，您熬的粥不仅浓稠适中，还特别香啊，您看我口水都流出来了！”母亲被我夸得有些不好意思，于是回头“白”了我一眼，可脸上那自豪的神情却无法掩盖：“你就会贫嘴，快去洗漱，准备吃早餐，不然等会儿粥凉了。”这样的夸赞我几乎每天都会说上一两句，就像儿时母亲夸赞我一样，话语虽简朴却充满温情，让人听了异常开心。

母亲酷爱花草，阳台便是她的小花园。闲暇时，她总爱在花丛中穿梭，仔细地摆弄着那些心爱的盆栽，有时浇浇水，有时又施点肥，有时又修剪修剪，每一个动作都透着专注与喜爱。我在一旁看着，偶尔也会给她递上工具，或是帮忙清理落叶。有一次，母亲新得了一盆月季，满心欢喜地将它安置在阳台最显眼的位。几天过去，那娇艳的花苞迟迟都没有绽放开来，母亲似乎有些急了：“奇怪了，怎么还没开，是水分不够还是缺乏营养？”一旁的我不禁打趣道：“妈，这月季啊，你得给它找个‘男朋友’，才能开得快开得更艳呀！”母亲被逗得笑出声来，轻轻拍了我一下：“你这丫头，净胡说，好好一朵花，找什么‘男朋友’？”可我知道，她心里也盼着这花能茁壮成长，绽放出最美的姿态。此后的日子里，我们一同守着这盆月季，看着它慢慢舒展花瓣，母亲脸上的笑容愈发灿烂，那一刻，我觉得故乡是根。

思念炊烟  
思念白发苍苍的母亲  
母爱是恩  
故乡是根

闲暇时，一家人围坐在一起看

电视时，也是我“捧哏”的高光时刻。母亲钟情于那些家长里短的电视剧。剧情对她而言，就像生活的一部分。我虽不总是看得入迷，但总会陪着她，适时地发表几句感慨。当剧中主角遭遇困境，母亲眉头紧皱感叹：“真是命途多舛啊！不过好事多磨。”我也跟着叹气：“是啊，就像妈妈您一样，为了我们一家而日夜操劳，身心俱疲，真是太不容易了！”剧情结束了，母亲便会转过头来，和我讨论起剧情，分析着人物的是非对错，仿佛我不是她的孩子，而是志同道合的剧友。偶尔我也会故意说出一些离谱的猜测，母亲就会一边笑着反驳，一边耐心地给我讲解她的理解与看法，小小的客厅里充满了欢声笑语。

然而，生活并非总是一帆风顺。记得那次母亲生病住院，我守在她的病床边，心里满是担忧。往日的活泼劲儿都没了，只是紧紧握着她的手，轻声安慰。母亲看着我焦急的模样，反而笑着宽慰我：“傻孩子，妈没事，你别愁眉苦脸的。”那一刻，我深知自己不能再像往常那般嘻嘻哈哈，而是要成为她坚实的依靠。我学着照顾她的生活起居，为她倒水、煎药、陪她聊天解闷，用行动告诉她，我会一直在，且是她最忠实的“捧哏”。

母亲如今七十多岁了，在与母亲相处的日子里，我做着她的“捧哏”，参与她生活的每一个琐碎瞬间。那些看似平常的对话、玩笑，背后是对彼此深深的爱意。我知道，岁月会在母亲的脸上留下痕迹，但她在我心中，永远是那个需要我陪伴、需要我逗乐的母亲，就像儿时需要她的陪伴、逗乐一样。在往后的日子里，我愿意一直做她的“捧哏”，让她快乐，让她安享晚年。

在这悠长的岁月里，我用一句句夸赞、一声声“调侃”，做着母亲的“捧哏”，为她平凡的日子编织锦绣。那些看似不经意的话语，如点点繁星，照亮她操劳的时光。我知道，母亲要的并不多，不过是一份陪伴，一些能让她展颜的温暖。往后，我也愿一直守在她身旁，做她最贴心的“捧哏”，让亲情的戏码，在柴米油盐中，演绎得更加动人。